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卷之二十

陸川歷　輿校

附錄

宋史本傳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

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illegible]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
此理亦無不同也，此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
遊，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
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
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
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
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
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初調隆興
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
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

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者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有訴者無早莫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

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至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荊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荊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荊門之腹自此之外

間道之可馳遊津之可涉拔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深軌者所在尚多自夜出者制勝徼敵兵之腹脊者亦正在此。然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遷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耶盍蠲之校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旬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於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乃雪沐浴更衣端坐

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謚議

嘉定八年春旨賜謚事下太常九年三月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煒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道書為世標的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求至於安雖與議聖賢之閫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土

久恭而安皆取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淪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慈湖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與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雖傑卓立不苟隨勝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與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强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遠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怦煥然懌怡然脫焉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陽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

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
於身即其成己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
舍以容公樂聽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言論典遠
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荊棘見諸道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
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
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
哉縣共推是學以為大則辟遠而不事乎雕鎸理勝而無用
乎纏繞無意於文而文自工施之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
弟視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效當特元臣碩輔
民為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
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
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宜其用則以

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疑滯。服膺先哲。發揮邃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爲稱。謹議。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覆議曰。儒者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死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禮記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

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東萊呂氏。繼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議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艸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眞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奮以祈舉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荊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間。至於臨政處事。質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謬。當乎人情而

循乎至理、無一悉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眞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議是謹議

附告謚文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謚文安。撫州州學教授林振。告祠堂賜謚文。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者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嘗屬諸生請謚、郡聞於朝、訂議太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謚文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楊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蓁塞。公實任道。手開東明。排斥浮僞、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

天不愁遺○山頹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於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泉幽之衆○爲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文集序一　　宋　楊簡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交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感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獨簡心如此、舉天下爲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哉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

而先儒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尋敘加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文集序二　宋　袁燮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

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遠愈湮鬱、至先生始大分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王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雖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紀不在茲乎。僕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別後警策之言。字字切己。與先生之殁餘二十年、道

言炳炳精神猶在啟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川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三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文集序三

明　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

酬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益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理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

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子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意見氣質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

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文集序四

明　王宗沐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即其應者。枝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皆求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離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離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

有哭樂哀喜之等殊[illegible][illegible]之依依立而其心過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怒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泚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辯博而以為非是則無術也。然不知其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為性而其溺於名數辯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乎。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子氏出盡去世之所謂數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寂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辯此心之真偽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為捐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而。而俗學以為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辯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源也。佛氏溺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

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辯博乎。以儀爲心。于惡
夫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
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
爲序。沐不獲固。取象山言之粹者。標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
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
也。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賜進士出身中奉大
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臨海後學王宗沐撰、

語錄序

月湖楊廉編集象山先生語錄。爲十卷、自爲序曰、近世學者。
率未見象山先生之書。而往往能指目其學。徒以朱子之言
家傳人誦而知之耳。先生文集語錄寖出於世。而學者迷不
復考。勘焉若是者。不惟不知先生。斯亦不知朱子。朱子嘗謂

生矣。先生語錄無類不便觀覽。[illegible]

能以朱子所謂尊德性之說而求之。則所以師我者固有餘地矣。

祠堂書院記

二陸先生祠記　　宋　楊簡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睹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

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古之人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先生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毋自暴。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為。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崇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物欲。某嘗觀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為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久而益明。破學者之窮宅。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

擴萬說於胸中，待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某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王令君名大有，固邑人，崇敬二先生，以依法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某為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某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心，不敢牢堅其說，以激或來者。迺起恭而書其畧。紹熙四年六月九日門人其位楊某記。

二先生祠記

吳子良

聖天子臨雍，進周程張朱五君子於從祀，薄海內知鄉方矣。顧朱子所與反復論辯，若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象山陸氏，各

以其道鳴東南，士不致沒也。則所在學多祠之，而豫章獨闕焉。于良以提學攝府事，念莫先於此。於是始祠三先生，在從祀後，咸謂朱子於南軒論最合。東萊已小異。象山則大異矣。合祠之何哉。嗟夫，此說起，道術之所以裂，心學之所以悖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言道本無黨偏也。道本無黨偏，心其可有黨偏乎。近世學子互立標榜曰某，自朱氏；某，自張氏；某，自呂氏、陸氏，陋矣哉。夫當諸君子在時，祇見其心之同，豈必其論之無異。然其異也，同者固自若也。何謂同？同於扶綱常，同於別義利，同於修己治人，同於愛君愛國而已。且夫道有體有中，淵然天性之中，而無物不具者，其體也。森然事物之際，而無理不形者，其用也。學有知有行，不徒揣度以為知，而必著於行者，是知也。不徒茫昧以為

行而必循於知者是行也世固有博考古今進揣文獻而要領則迷淵微則隔者矣若夫貫明於要領貫洞於淵微則所謂古今文獻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為刪詩定書訂禮正樂而修春秋者也此朱呂之道所以本無小異也體用未始有異故也世固有直指本心自謂見性而等級則疏工程則疎者矣若夫貫進於等級貫究於工程則所謂指心見性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稱先覺為賢心之精神之為聖知二知十為回賜優劣者也此朱陸之學所以本無大異也知行未始有異故也嗟夫聖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聖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聖賢之旨則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則可以補聖賢之遺孰為異同哉爾後學之士其必合朱張呂陸之說泝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泝

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泝而約之於孔孟。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學。即皋益伊仲傳其周召之學也。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然則今之合祠三先生也宜也。非為三先生設也。

槐堂記一　宋　傅子雲

子思子百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開闢以來。神聖繼作。闡於天下。而垂於後世者。教也。凡其教之所修明者。道也。而道根於性。性得於天。非人之所可毫毛加。而斯須離也。皋陶陳天敘之典。而虞治以熙。箕子演帝錫之疇。而周道以隆。其後周公表迪哲宅心之訓。以啓成王。復即王命敷明德敬典之訓。以告康叔。由是太平興。而頌聲作。洋洋之教。所以使由在位。以及微賤。皆知好德由禮。以全其天者。豈

區區智力所能與於此哉周道既衰文弊俗浮吾夫子以將聖集百聖之大成欲復西周之舊而挽起之當血氣未衰之時未嘗久而不夢見周公也數環天下而不識卒成戰國之紛爭功利是尚而詐謀蝟興處士橫議而波淫蜂起其能明孔子之道而清之將不在孟氏乎蓋孟子學於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傳得其宗故能道性善以拯衆蒙明仁義以闢充塞由良知良能之得於天者達諸家國天下則道若大路治猶運掌而集陶箕子周公輔成虞夏商周之旨脉得復傳於後世盛哉其功也孟氏去今千有七百餘年七篇具存蝕觸甚矣其間出而力扶吾道者固有其人然至我朝伊洛諸賢而始盛殆中■晦翳之久故間見層出者非一惟象山先生稟特異之姿篤信孟氏之傳虛見浮說不得以肯其真

發其正。故推而訓廸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證超悟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欲者。惕然改圖。蔽惑于末者。翻焉就實。膠溺愆見者。凝然適正。莫不有主於內。則知足以明。仁足以守。勇足以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躍之清泉。脫鴻鵠於籠網。而遊之天衢。抉浮雲之翳。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睹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長界先生。而先生惟覺其天子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通之效。因若是耶。惜乎天啓之年。志既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於往來詩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述足以興起人心之功。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先生沒。郡縣往往多於其講學之地立祠。矧惟金谿鍾秀生賢。先生屢膺講道於學。故紹熙壬子。邑大夫王公謙行人時。合先生之季

兄復齋先生立祠於學之講堂而門人慈湖楊公爲之記嘉定癸未君使蕭公舜咨因先生故謚文安命縣特於學之東偏卜地建祠越三年朝廷謚復齋曰文達縣又並立塑像以便祭享易其扁曰二陸先生祠堂部使者或命縣修葺而頗給其費蓋欲以尚德崇化厲屬縣也紹定癸巳春天台陳侯來宰是邑祗謁禮畢亟訪問先生學徒之存者有以予雲告侯則旋辱書价命即學講書聽者數百人感動者衆陳侯曰是所謂人心之同然者可不因之而示以勿失所向乎昔先君子之刺臨川也損民口之入官者入郡庠以養士金谿於臨川爲屬邑推覽規以承先志茲其敢緩學有止善堂下列諸齋既命修其敝棟悉就整固乃捐己俸買民廢地自縣治之西祠堂之北築道接屋以達於堂陳侯治事之暇時由此

迪臨海諸生。勉以道而課其文辭。又於祠堂隙地建象山書院而隸於學。將使聞先生之訓者通領之。且痛節諸費。益以士民之助。買田備廩。遴補弟子員。使用志於此。而時習焉。祠後之室扁曰存齋。識先生自名其常所居之齋也。祠右有閣。閣下之室扁曰滋蘭。識先生所取以名其受徒之堂也。進北數步。恭其壇。杷奇繚為屋五間。扁曰槐堂。識二先生受徒於家東偏之堂名。於以見共斯事也。築杏壇舞雩壇。欲諸生游息而不忘洙泗之風也。既成。氣象雄偉。至者感奮。及率諸生行舍菜禮。爾雍泰市。心志齊同。命予爲記之。予竊謂陳侯之政。克承先志。知所先務。於以推行在上之所風厲。斯可謂偉然特達之舉。而自顧形末。辱陳侯忘勢賓禮。既欲俾予冒居書院主教之職。而請於臺郡。示不敢專。則又適遇毘陵李

侯來繼斯任樂於作成亟可其請亦可謂幸會之非偶然者所不宜以忍劣簡然衣顏甚泰然恐無以仰副陳侯要責之意則又安可惟記歲月而不指示書院本旨進學大端以爲陳侯教育之助乎茲所以敢不自揆本古昔以叙其緊也雖然陟遐自邇茲爲發足而千里之至在其勿畫寒流摘枝固自有本而皆生虛見亦能亂真此正陳侯之所發而願同志加人一己百之功疑似是而非之辨以躋於輝光純一之地皆余不敢不告陳侯名詠之字之道故諫議大夫蓋獻肅之孫故京尹侍郎陳君先生之嗣云紹定六年十二月丙子記新建寧府甌寧縣主簿象山書院主教傅子雲撰

重建槐堂書院記　宋　葉夢得

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矣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

二陸先生之祠於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與二陸先生之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家又從而褒表之非偶然也若稽厥始紹熙癸丑邑令王君有大附祠於學之左而繪像焉慈湖楊公實記之嘉定丁丑邑令蕭君舜咨兆祠於學之東且祠止善堂聯於學絜齋袁公又記之紹定癸巳邑令陳君詠之且增祠靑堂於祠之西乃以二先生家塾之名扁曰槐堂而記之者琴山傅公也其後邑士請於臺郡以琴山嘗於祠而記之者宏齋包公也劇諸堅珉發明昭晰夢得少受業於琴山先生服膺二先生之教逆淳祐庚戌假守臨川夙夜祇栗懼忝師訓夏五月邑令王君申並以指葺來告夢得林然作曰崇獎善俗他有亟於此者乎乃董塑

楔。乃指泉布。俾遷祠於槐堂之前。周於兩廡。分為四齋。職舍參列。庵廡翼傍。敞門徑。崇垣墻。以止喜之堂廢。乃修舊祠。移其扁而揭之。樓曰桂樓。軒曰滋蘭。各加葺茸。悉存厥初。經始於孟秋。越三月落成。高明靚深。氣象軒豁。筆峰聳於前。璜谷環於後。翠雲仙山。映帶於左右。地靈秀發。殆若天設。乃延門人李子愿為堂長。以主教事。職事生員。各立定數。因其歲之所收而差次其廩給。自前令陳君詠之始置田。逆計使吳公子良撥絕戶產。而計使尹公煥又從而均租正籍。得米僅千斛。豆錢三百緡。猶不足用。令復析荷源寺廢田以補之。月撥縣解郡用錢楮以助之。而歲用粗給。且慮時久事變。體統無屬。以提督之權歸之於令。凡有更創易置之事。則必次第而聞於郡。庶幾上下相維。可持於久。修規立程。著為定志。士咸

樂其有條而請夢得記之以傳不朽豈惟前後修葺既有諸名公鴻筆記述何庸復贅辭其間然念二先生之教師表四方而爾邑爲二先生洙泗之鄉故皆思之深而信之篤則聚辨之地不容不嚴今揭處妥靈游居講習之所皆爰安爰處則盡思所以無負於二先生之教可也二先生之教大抵體認本心之靈明而口耳非所尚省察一身之踐履而議論非所先以宇宙內事爲己分內事而富貴利達非所計來遊衿佩克知乎此則斯堂之建豈惟不愧於今亦可不廢於後此夢得所以拳拳於同志願相與勉焉於是乎書後學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葉夢得記

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槐堂書院在金谿縣學東宋紹定間邑令陳詠之建祀復齋象山二先生元季燬於兵

爲邑人王氏所據天順間巡按呂公臨縣訪裔孫同倫復其故址復創書院建三先生像年久傾圮正德丙子裔孫志和志從具呈僉事程杲重修

袁棨齋集有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何所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乎上下四方與天地遊與四時序耶其將指來江志與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境於徐巖雖宗山而非遠三山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治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於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求先生於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生之遺

警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取者。截截乎不亂也。宇宙內事即已分內事。渾渾乎本一貫也。議論一從朴實。一從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之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倣與裡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謹為告詞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無弊。不墮一偏。萬物皆備。書院肇建。躬致一真。可見可聞。非聞非見。

敕賜旌表陸氏門閭記　　包文肅公恢

天地本一家人已本一體況其所自出者猶水同源而木同根者乎自古在昔為敘親睦周於九族五宗之法其不遷者固將百世而其遷者亦流轉而無窮尊尊親親老老幼幼未始一日離析綱常秩然不壞不滅而風俗淳厚禮義興隆世之所以極盛大治者繇此其選也彝倫斁宗法廢天理無所維持人心失所管攝極而至於枝本塞源滅恩絕義以父子而異居者有矣以兄弟而爭訟者有矣旁視羣從則又若塗人之不相識而反相攻者有矣斧斤自縱骨肉相離此天下之所由以乖亂而不可收拾也其所關係豈徒曰一家之理亂而已然則歷千百餘載而下乃有如陸氏之門者豈非世之寥寥乎絕無而僅有者乎卓卓乎光前而裕後者乎此我皇上所以特出睿旨以行旌表之盛典也然世蓋有之矣而

陸氏有非他人之所可及者五焉。我國朝之所以許賜旌表
者。特曰義居三世。或四五世而止。是以過此以往爲難矣。時
人之能應所許受所賜者。多不過六世焉。其在雍熙淳祐時。
則有若三世者兩家。在太平興國時。則有若四世六世者兩
家。在元祐政和時。則有若四世五世者兩家。在乾道至道時。
則有若六世者兩家。今陸氏自德遷以來以迄於今。乃十世
二百年如一日。合門三千餘指如一人。共居同爨。始終純懿。
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一。自家道既興。家政既成。孝友之行。
孚於中外。辯陸之風。播於遐邇。自一世至於十世。若陸氏者。
固已度越他人之門閭幾等矣。然門閭之高。不惟其世。惟其
人。此古今之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九齡文安九
淵二大儒者。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

以師表四海非徒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illegible]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之所以名家者齋[illegible]先生之名世也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二人之家世固[illegible][illegible]久爲貴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雖有美意必有良法所以[illegible]其意也而更續緝熙矣以世濟又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爲[illegible]統爲義者豈必美意良法之純備皆長久之計哉故匿扶力制以至於五六世者已不易得矣陸氏四世至居士公質潛德不試而施於家嘗采冠昏喪祭禮儀而推行之至文達又能纘先志而修明之故其家法著於鄉社而聞於天下文達文安有兄四人九思九敘九皐九部皆奇傑非常流能共把家者九部稱梭山先生尤能加詳密於治家之制而大綱則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條其小紀則有家規凡十八條

本末具舉大小無遺雖下至鼓磬聚會之聲莫不各有節且爲歌以寓警戒之機焉至此則三代威儀盡在於此誠有如先儒之所歎者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三家難齊其來已久先儒謂家難而天下易故睽次家人以難合而易睽也一世猶難也況累世乎名曰義居安得人皆知義不過强合爾如張公藝九世之出於忍是也先朝之所賜多百姓之家非以私其家意以風天下不必别其爲民爲士也聞有同屋而處矣果有如居天下之廣居而非逸居者乎聞同堂而食矣果有知養大人之大體而非小體者乎若陸氏則世世師聖賢人人知義禮所謂居廣居養大體者乃其素所講習視彼徒聚於衆以養口體而如張公藝之堅忍以持久者天壤異處矣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四唐崔元暐不異居者三世爾家

人怡怡。萃從會食無他。異當時已爲美談。蓋以身帥家食之良不易矣。彼嘗被旌表之家。往往庫有餘財。廩有餘粟。而足以爲之。當不難矣。今陸氏以清白傳家。常產素薄。而子孫日以蕃衍。已至三百餘人。產業曾無加益。是常有不給之憂。所恃者檢山清心素儉。經營足食之計。且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爾。是故能處貧若富而實貧。處匱若裕而實匱。其又孰有難於此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五以是五者論之。是皆前代先朝之時。士民間之所未聞者。可不謂之絕無而僅有。光前而裕後者哉。宜太常有特旨之請。以其不可以循常典也。丈安昔嘗受知孝宗今皇上克知其家。亦必有素旌表之命。恩意厚矣。又豈容徒以常典論哉。厥今爲家長而主家事者沖也。沖穀然直確然能持其家者。其以次弟姪輩

又類皆負才氣。通問學。頴脫以出。能爲公堂用。志而不分。爲族衆服勞而無倦。恩相愛而文相接。炳相扶而蔚相輝。保合太和。一門盎如也。自祖父老成淪謝之後。而能繼志述事。以扶植十世三百口二百年之門戶。不惟不至衰替。又若加興盛焉者。尤可以爲難得矣。然以前人。始爲之實難。當其欲未全美。雖百年成之。而尤患其未足。若後人終成之尤難。苟其少有違缺。將一日壞之而已。慮其餘。又誠不可忽戒懼也。今承聖恩褒嘉之後。肇造門閭。鼎新如式。近者見而榮之。遠者聞而慕之。非僅一時之光輝也。其遺休餘烈。宜何如哉。自子而孫。孫孫而又子。有之似之。常無間然。則小大永盛。源深流長。雖自十世至百世。自三百人以至三千人。自二百年以至二千年。可也。祖宗之澤。皇上之恩。固無終窮。惟在永保此意而

不替長守此法而無斃上以報君中以榮家外以率人當有
關陸氏之風而興起者運動鼓舞寖久寖廣則人倫民德之
彌厚敎化習俗之益美雖古人比屋可封之風可期而致也
然則今日之旌表所以風天下者豈曰小補而要其終豈曰
淺功近效云乎哉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戊申朔朝請郎
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兼知建寧軍兼管內勸農事節制
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包恢記

象山書院志畧

象山精舍在貴溪縣西南八十里舊名應天山宋陸子靜先
生讀書其上建精舍以自居四方學者踵至門人彭世昌爲
創齋舍數十楹精舍前翼以四齋曰居仁由義志道明德其
矩齋卦蒼養正達誠等齋則散處之先生以其山形肖象故

更今名。慶元二年。先生門人劉建翁立祠堂於精舍之前。廬江章茂獻爲記。紹定二年。江東提刑趙彥誠爲增修祠舍。自爲記。迨元至順間。進士祝蕃復爲重修。春秋祀之。元季燬於兵。至我朝景泰壬申。巡撫都御史韓公雍。即其舊址重修祠堂。春祠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貴溪志又云。縣南二里有三山、山麓宋嘗創此象山書院、於其春秋致祭、謝之裔孫承祀、

新建象山書院記　　黃直

金谿舊有槐堂書院。在儒學之左。以祀三陸先生。但祠宇介乎委巷。卑湫隘陋。吏茲土者。往往視爲故事。間有知所崇尚。又或限於時絀。而不能舉贏。嘉靖壬辰。三衢程侯。以名進士筮仕金谿。崇儒重道。敎禮興化。因謁二先生祠。慨然謂諸生陳嘉言蔡碏毛滋等曰。斯豈崇尚眞儒之地哉。象山之在當

時學問淵源直接孔孟。非世儒支離破裂可擬議。近來此學浙明。人知趨向。輔臣建議。已推尊從祀。况金谿先生生長之鄉。可無專祀之地乎。諸生以本縣南關外刈鵝嶺地勢高敞可建書院。爲對。復謀諸舉人黃綸、彝新、周珊、王紹元、何諫、傅昇、彭天叙、僉以爲然。遂捐奉委一都義民王琳、黃廷會、龔日衡、蔡九山、陳木正、蔡九庭、詹時、孔愈盛、黃時秀、王克完、陶綸、王號元、黃克寬、劉時秋、王偉、蔡九仞、董共事。自甲午夏迄乙未春。工落成。設先生之位於堂之北。而以楊慈湖、傅琴山二先生配。歲時額以仲春仲秋次丁致祭。仍置田若干畝以供所費。牲醴祭品。具有定數。名曰象山書院。夫祠院肄於因。仍而專祀隆於一旦。則我侯昭來學補世教之功。永永無斁矣。

象山書院在縣南關外一里許。地名刈鵝墩。嘉靖十三年己

矣三衢程秀民建塑先生像慈湖琴山像祠之

新建象山先生書院申文

撫州府金谿縣爲崇道學以勵風化事准本縣知縣程秀民

開前事竊照爲政以厚風俗爲要而厚風俗以崇道學爲先

有宋之時眞儒輩出。称如陸象山先生者。偕其兄陸九韶梭

山先生。陸九齡復齋先生。挺生金谿。鳴道江右。其學以先立

乎其大者爲主。而不專事乎詞章訓詁之習。故其道精瑩簡

易。凡所以教人爲政者。悉自其良心之固有者而發明推行

之。人徒見其鵝湖太極之辯。少異於朱子。遂以禪學詆之。甚

至謂子靜專於尊德性。朱子專於道問學。非獨不知象山雖

朱子亦重爲之病矣。近來此學漸明。人知趨向。輔臣建議。已

推象山從祀廟廷矣。然表章之典。尚有所待焉。金谿先生生

長之鄉也宋紹定六年知縣事陳詠之因其家舊有槐堂書院即今儒學之左以祠二陸先生元至正末邑燬於亂書院亦燬天順六年廵按江西監察御史呂卽故址重建祠堂位象山復齋象山三先生於正北以像子雲楊敬仲配於左右正統三年江西布政司奏倒爲褒崇道學事劄行本縣將陸象山先生裔孫陸時慶勘實優免本户雜泛差役責令修葺書院祠墓及歳僉門子一名看守書院正德十二年欽差廵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行縣以每歳二月十五日致祭但前書院僻處委巷卑隘側陋其廟宇止是小屋三間且促越於豪富之家而雜沓於烟火之室往來士夫慕象山之道而拜謁者徒付之歎息而已夫象山之道今海内之士皆知其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欣慕尊尚而何其

生長之鄉過化之區尚未聞表章而作興之此豈所以勵風化也嘉靖十二年五月。抄蒙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高批據本縣學生員陸德崇、陸德明、呈為表先賢理祠墓作養後學事。蒙批仰金谿縣知縣程秀民查處申奪繳。依蒙已經監造牌坊一所於青田象山墓所訖。獨其書院之在學左者。尚仍其陋。今查得本縣原有西昇寺坐落二十都、有田八十餘畝。弘治以來、豪民王統王菊一等包占田畝。以致寺廢僧逃。止遺佛殿二所、淪於草莽、尚可修葺。又見本縣南關外地名刈鵝墩、乃金谿之水口脉地。地形高敞。可以建造屋宇。復踏里老潘美周劉漢等、僉以刈鵝墩改造象山書院。並無室礙。除將西昇寺廢殿二所移置前墩。以為前堂寢室。委一都義民王琳黄廷會龔日衡蔡九山陳本正蔡九庭

詹時孔愈盛黃時秀王克完陶纁王毓元黃克寬劉時秋王偉蔡九仞董其事。仍捐俸重復新建門樓一所五間川堂一所三間。左右東西廊屋各一所六間。以墻垣。飾以丹青。工將竣。卑職又恐典守無人。則廟宇易圮。又將前項寺田逐一清查。共追得田一百六十石。見在使人歲收其利。亦足以供祀事。但未經呈申。恐無以垂久遠。合行移關具申。伏乞遠奬先賢。俯慰民望。頒之扁額。錫以定名。將前槐堂書院改為三陸祠堂。仍設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之像於中。以彰一時同胞之盛。將今所建州鴻撥名曰象山書院。專設象山先生之位於北。而以楊慈湖傅琴山二先生為之配。以為一時特隆之恩。及將前所清寺田一百六十石內。除三十石。與近院民人王隹十七等對換田二十五石。填作院基地外。實在田

一百三十石。共六十五畝。每畝起科三升、該糧一石九斗五升。給帖一都排年楊永忠王元等輸流照業。每畝年約收租穀一石。共該收租穀六十五石。每石值銀二錢。共該銀十三兩。每年除銀一兩五錢輸納糧差。餘銀一十一兩五錢內除銀八兩買辦牲醴祭品。以供春秋祭祀之用。其餘銀三兩五錢、歲留以修整書院屋宇。而又每歲於約保內添設門子一名為之看守灑掃。其董事尚義之民。量加賞勞。則盛典將垂於不朽。人心樂勸於有終。道學崇。風俗勵矣。緣係崇尚道學事理、卑職未敢擅理。合關縣轉達等因到縣。准此合就申稟、為此縣司合備前由、合行具申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奉批據申足見崇禮先賢之意、俱依擬行、此繳、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李奉批、俱如擬施行、有牌記末申

奇歟此

象山書院落成祭文　　程秀民

維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九月甲子朔越十九日壬午、金谿縣知縣程秀民等、謹以羊一豕一、香帛蘋醴昭告於宋儒陸象山文安公先生曰、於穆先生。挺生是邦。立天之極。振道之綱。聖人不作。學失其源、詞章訓詁。晦於多言。公用弗寧。反溯厥心。良知獨得。孔孟是程、易簡之蘊。精一之秘。有發其端。功存萬世。嗟彼俗學。行矣弗察。操戈入室。視若枘鑿。天啓哲人。相我斯文、慈湖琴山、樞衣公門。篤信力行。介石之貞、闡揚道妙。如日孔昇。遐哉百年。公論昭明。夢者既覺。醉者既醒。爰及聖代。乾運中興。輔臣俶裝。從祀孔庭。恩典以隆。潛德以光。獨惟宅里。表揚未遑。我生不辰。孔懷景仰。叨蒞茲土。再瞻公像。

緬維祠宇、湫隘卑陋。爰議興築。以規悠久。僉謀既從。詢謀亦同、首斥私俸。鳩徒庀庸、民心有靈。感而遂通。捐貲輸力。如雲是從。爰卜基址。厥地惟雄。爰程土物。厥勢惟崇。翼翼寢廟。繪山飾藻。曾不期月。既堅既好。呈之藩臬。達之憲臣。交相贊襄。聿觀厥成。維茲吉旦。敬潔粢盛。位公於北。妥公之神。慈湖琴山。分配左右。參天與地。同其不朽。嗚呼先生。克祐邦人。士興於義。民登於淳。風移俗美。永享明禋。

歲祀象山書院祭文　陳九川

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金谿縣知縣某等、敢昭告于先賢象山陸文安公、惟公學契本心。統承孟氏。異端精辯。聖道載光。茲惟公鄉。宜崇祀典。今茲仲秋。統率師生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薦歲事以慈湖楊公琴山傅公配。尚饗。

青田書院記

程文海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沿事以見其人。使後之人者有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爲作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爨。先代復其賦。表其廬。文安公兄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聞天下。中更寇燬。星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旨江南過金谿。顧瞻遺址。閔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郡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苟具。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謀諸賢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爲請。衆咸義之。爲助其費。適縣令、尹張君懌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爲功。乃即義居故址、創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房室門暑備。庖

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爲記。某盖嘗冀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也。抑可歎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使家皆陸氏人皆太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效之方。又藐然曾不嘗省。是不亦可歎已乎。美哉張令君能知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彰也。公與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幸過患又如此。行道之人猶念之。況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畧不嘗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也。某雖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爲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於

[illegible][illegible]於成。庶幾藏修游息於永久。其亦奚所見乎。是必有[illegible]
[illegible]夫無孫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
實亡。室邇人邈。適足以來無窮之慨歎而已。然則父兄師友
可弗念歟。是役也。以七年二月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青田書院、在縣北三十里、乃
三陸先生鄉也、元大德七年、縣尹張居擇建、塑三陸先生
像祠之、元季燬於兵、大明正德丙寅、裔孫志行志愛曾族
重建、

崇正書院記　　　王賁

番禺馮侯大本之尹金谿也。治先其大者。發與教。既於四鄉
。各建倉廩、儲歲歉、克濟民。惠厥德。垂規諸永矣。既又慨然作
曰。吾不敢無以教於邑之人。若象山陸子。邑產也。若晦菴朱

子。亦嘗祀於此邦焉。二先生同時並作。相會講道。共承前聖之統。眞皆百世之師。盍並祠之。振揚其休光。使金谿之學者。尊其道。宗其學。尚亦於風敎有裨乎。於是乎躬出相地。得縣西南隅廢倉之址。其地窿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曠。其於祀於學也咸宜。乃定其規畫。建書院焉。最後爲祠堂。立二先生木主於其中。前爲講堂。建作號舍於兩翼。又前爲戟門。又前爲大門。扁曰崇正。嘉靖乙巳七月壬申始事。九月督學僉憲蔡公適至。侯請定春秋之祠。公亟嘉之。報允焉。是舉也。出於侯之割俸勸義。不費諸官。不擾諸民。而事以時就。爰擇十一月丁丑。率諸生釋菜以妥二先生之靈。遂來請記曰。予之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也。嘗輯心學二錄。得之海內學者。獲知二先生之學之合一矣。顧益有以發明之。以屬乎與

起而來集於斯者。俾其學二先生之學而弗昧其所從入焉資之惡何足以任此。無已。則以二先生白鹿之訓申之以心學可乎、夫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事。故無心外之學。外心以爲學、則學所學、非聖賢之學也。非天下之正學。是故學也者、亦惟學乎心而已矣。夫惟其心之存乎天理而不牿之以人欲也。故發之於父子也、必無不親矣。發之於君臣也。必無不義矣、發之於夫婦兄弟朋友也。必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矣。其親也義也別也序也信也、必無所爲而爲。一於義而不雜於利。爲已而不爲人。爲內而不爲外矣。夫如是、則吾心之本體以全。大用以行。所以爲心者盡。而所以爲學者亦盡矣。夫是之謂正學。夫是之謂聖賢之學。二先生之學。深詣乎此。而發之以教人。故其白鹿之規。有曰講明義理。由其身以

及人又曰遵聖賢之教而責之於身又曰思慮云爲之際戒謹恐懼之心嚴斯訓也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白鹿之講有曰志乎義斯喻於義志乎利斯喻於利學者之志不可不辨又曰深思是身不可使爲小人必將於利欲之習怛焉痛心又曰專志乎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斯則也亦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二先生之學豈有出於此心之外哉二先生之教學者亦豈非心爲教哉追景二先生於百世之上而自奮以興於百世之下則盡以二先生之心爲心以二先生之學爲學辨之於精神心術之微茂之際彝倫日用之顯必求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必求爲聖爲賢而不爲愚爲不肖斯不亦善學二先生已乎斯不亦無負於二先生之教矣乎嗚呼若吾二先生其得于聖相傳參悠矣哉

一也。萬世所當宗焉者也。道一有編，心學有錄，學則有纂，皆以闡二先生之學也。然天下同此心，則同此學，其將自是益開於天下矣乎。道一書院創於旴江，崇正書院創於金谿，皆以廣二先生之教也。然天下同此道，則同此教，其將自是益廣於天下矣乎。莫私淑於二先生，夙切高山之仰，而又深喟夫馮侯之義舉，大有功於二先生，有功於來學也。是故記之。嗚呼，斯記之所爲告也者，豈獨以勵夫金谿之人而已夫。

後學辨論

歐陽圭齋作重建金谿學記云：金谿爲陸子之鄉，陸子天資高明，學識凝定，兩漢而下儒者罕見其比。時朝廷方崇朱學，而朱子與之異同，其來已遠。廣漢張氏與朱同志而同道者也。張氏作洙泗言，朱子見之，以爲開學者捷徑，原其與陸學

異同大節不過此耳。夷考二子所以教學者入德雖殊造道則一。惟善學陸者不鶩於超詣之宗。善學朱者不隘於訓詁之家。斯則曾子之篤實子貢之穎悟皆足與聞聖人一貫之旨者也。是故周侯欲明道藝成風俗。則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則先正士習。欲正士習。則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則先於朱陸二學之異同。會其指歸。以教學者。夫如是。則金谿之道藝風俗士習人心。興贊合一時而俱新云云。按圭齋以文章名於一代。當崇尚朱學之時。而議論獨能如此。不可謂非深知斯道者矣。蓋人固未有無見於道而能以文章名一代者也。宋潛溪濂學於黃文獻溍。溍學於許白雲謙。蓋其淵源固由金華四先生以上遡朱子之傳者也。其為金谿縣孔子廟碑。而末系以詩云。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

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巍壓不飛。萬象著縣、其推崇如此、尊之曰大賢而親之曰我。明其探聖髓。而比之以天日、至矣蔑以加矣。蓋前輩留心聖學。明實有見解、則雖淵源朱子、不敢不尊陸子如此、而後來無知之徒、知陳建呂留良輩於潛溪無能爲役。乃輒敢詆譏陸子、識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姑蔑叢記云：象山先生天資高明、卓識偉然、雖未嘗註四書、而散見於文字間、其貫穿通徹、何可及。說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斷、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

眞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晦翁於集註云。必有事焉而勿正

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近世讀者。指象山也。要知象山此說。明潔諸當雖程子所見亦偶未到此。何止於亦通而已。晦翁若明載此說作陸氏曰。豈不佳哉。晦翁謂必有事焉。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也。正須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雖引援不同。實與象山同意。近李明通作象山文集序。謂古心先生嘗云。象山如烟消日出。不涉半點字義。余頗疑此說。講明道理。如何全不涉字義得。廣信府志象山陸先生贊云。先生字子靜。名九淵。臨川人。舉進士第。爲世儒宗。開明義理。研析精微。其衛道甚嚴。與諸生聚辨之地曰象山。屬廣信之貴溪。須同晦菴諸公講道於鵝峯蘭若。祠像儼然。謚文安。今上即位。追表而錄其後裔。贊曰。

真識洞古寒先照空誰今滓翳障我昭融星會講習日參異同。象山赫赫增高鵝峰。

袁蒙齋嘗作象山先生贊云。即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包宏齋撰象山先生贊云。高明英特。所立之卓。沈潛縝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者。告子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內。外皆皆虛說詭民而徒塞乎仁義。內則皆充實光大而可入乎聖智不若慧藝而一是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渾融。嗚呼若先生者真可以進乎夫子皜皜莫尚之明而世之妄肆瑕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哉。

明禮部尚書席文襄公書作鳴冤錄以明陸學自為序云。鳴冤錄者錄陸氏之冤而鳴之也。宋室南遷朱陸二子一倡道

洎逮陽一倡道於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墻。於時朱氏方註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理必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其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麗。天與我者萬物皆備。何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遊考亭之門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日錄。迄於今日。朱氏之書盛行於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由是經生學子。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士。館閣名卿。亦曰陸禪學也。予讀其書。誦其言。目濡心醉。亦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釋老。甚而若將浼焉。問無覺者。終身迷誤。莫知反也。及宦四方。得陸氏語錄文集。三讀其言。撫膺歎曰。嗚呼冤乎。孰謂陸公為禪乎。再取讀之。不徒非禪也。且若啓蔽提聾。而中有戚戚焉。又從而歎曰。

予晚出迷途幸矣將持陸書適訪諸士領文言頗繁見哲脩
覺覺者未終卒難曉悟政餘乃撮其書問語錄之要旨各類
二篇曰鳴寃錄傷人讀未終日見其無二乘空寂之語無六
道輪廻之說必將曰寃乎人言可盡信乎玆玷賤目而貴耳
也嗚呼此所謂之寃也刑獄之寃陷一人道術之寃使天下
人心如飲醉酒而莫知其醉雖欲無鳴將能已乎自孟氏道
途伊洛言湮而心學失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鬩如孫龐同師
鬼谷而自操戈居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
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簀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
之君子不究錄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於六經語孟使朱
氏之心不得表白於後世負寃者不徒陸氏而吾朱夫子含
寃九地亦不淺矣所幸斯文未喪此心不死近時一二大賢

嘗伸此義以救末流。信者寡而傳疑大半。是錄所由鳴也。君子感其鳴。一洗其冤。將知登岱山望東海。道在此而不在彼矣。錄曰。鳴冤蓋有激也。亦以起問者見是非也。

明大學士徐文貞公尊信陸王之學。自編學則一卷。又爲學則辯云。某旣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辨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菴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强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

未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也必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為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勉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為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辨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泛濫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修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

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辨之之明辨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而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曰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益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

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尊道問學而其言必言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尊尊德性而其言不道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荆門州儒學學正閩尤溪廖恕謹識。嘉靖乙未秋九月吉旦。

本朝翰林院編修萬子承蒼答順德陳守論陸子文集書云過順德作中夜談深以爲慰比辱手書具知動定陸子集辯詰不遺餘力仰見吾兄任道甚勇衛道甚嚴又愧承蒼惑於異聞欲挈之使進於大儒之門戶良友切磋之益可謂厚矣顧承蒼之心若有未安者不敢苟焉景附輒陳其愚見而幸吾兄之終教之承蒼少時溺於記誦辭章之習行年三十取程朱之書徧讀之始有志求道獨病其言浩博往往未定於一莫可據依及覩陸子書依六經孔孟以立言本末一貫內外兼該了不異明道程子意既而思之伊川程子亦嘗有是言攷之朱子全集則其傳之延平李氏與其晚歲之所自得又無一不合者因六經孔孟以求明道之言因明道以求伊川程子朱子陸子之言乃知此心此理無不同而聖人之道

果可以學而至也。世之論學者。既未嘗沉潛反覆於程朱之書。而陸子書則概棄弗視。其所以詆斥之者。但設為想像之辭。或截其單辭剩語。轉相傳說。率非陸子之實。此論行。凡朱子之言與陸子合者。反諱匿之。不復道。於是朱子深造自得之學。終以不明。而聖人之道亦晦。承蒼深病其然。故願得同志之士。相與講明之。以歸於一。是今讀兒所論。仍據前人想像之辭為斷。則是卒未覩陸子之全書。而無以得其實也。陸子言心。皆以所載之理言之。初不認心為理。世所尤詆者心即理也一語。惟見之吝李穿書。蓋以闢夫言無心者之繆。其為說曰。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羅整菴嘗引此二語以辨心即理也之非。其未見陸子全書明矣。)合而分。分分而合。苟玩其文義。雖童子不難辨矣。學不離見聞。而

不可溺於見聞陸子於書無所不讀。又於人情物理事勢用功。其教人也必先之親書冊求師友。嘗曰學有講明有踐履格物致知此講明也。又曰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則是冥行也此豈掃却見聞者特惡夫口耳之學不能有一於身心者耳存養之說出孟子書不可曰認賊作子若謂其所存養者別有一物則當指其實而攻之今但據存養二字便以爲異譬則見人撫摩其子而遽呵之曰是賊也非其子也將何以服其人耶若夫理與心一此道全不在語言文字非存心無以致知朱子固嘗言之而陸子無是也凡世之所詆於陸子者皆陸子反覆辯難決以爲不可者也不然則其未嘗言者也不然則兩家門人妄傳之者也而語意近似者又皆朱子之所已言此不可不察也困知記爲固熟觀

之其書極尊朱子。然其大旨絕相刺謬。而多與陸子合。所以詆陸子者。蓋未見其全書。而徒疑爲陽明之學所從出云爾。學蔀通辨一書。其言詭譎乖悖。大類訟師誣告文狀。不足道者也。承蒼嘗客東莞。其邑人言陳建素無行。爲其鄉先生所不齒。鄉先生故多宗陳王之學。建乃竊爲此書以媚上官。而陰誘其鄉先生。初未敢顯出。匿諸北方。萬曆中顧公涇陽爲之序。至我朝陸稼書先生偶稱之。始傳於世。自言陸子文集無可議。獨取之語錄。大抵皆橫誣而已。末乃摘陸子言精神者數條。以爲專務虛靜之證。不知陸子最不喜言虛言靜。精神第常語。又止見於門人所記。攷朱子文集言完養精神者。乃不可勝數。承蒼嘗悉列其醜詆之辭。繫陸子本文於後。皆不合。復取朱子之言證之。異時出之吾兄。自見其謬。由此觀

之。陸子固不可詆也。雖然吾兄未知陸子。而其學乃甚似陸子。如報災一事。所謂自盡其心者是也。平時能存心。則此理甚明。當報災自能報災。擴而充之以有此端耳。謂是物格知至之驗。恐吾兄亦未可遽承也。非獨此事而已。承荼所開於吾兄。而數為在京諸公稱道者。若禱雨講約辨寃獄諸善政。於皆是心也。當如是自能如是。豈嘗一一考証於古人之書而後為之乎。必考証於古人之書而為之。則是偽而已矣。豈吾兄之心哉。此言雖發自陸子。然非陸子之言。六經孔孟皆言之。即程子朱子亦未嘗不言之也。嗟乎、六經孔孟之道。至宋儒然後大昌。周程任之於前。朱陸繼之於後。雖所從入之途或殊。要其歸趣。未始不一。今徒見陸子之言。先本後末。內內及外。遂以斯道易簡工夫專屬之陸子。朱書每稱陸子為易簡工夫而執

夫析理氣爲二物假書冊以攝心者以是爲朱子之定論不其恒言存養又隱然竊之朱子之學果僅止於是乎聖人之道果若是其支離也乎後之學者將何從焉承蒼與凡皆有志於道者非若科舉之士過以朱陸異同命題泛然援昔人之言判之而已當究觀兩家之書以求其至當然後操之有要而爲之可成由承蒼之說則陸子爲能守約朱子自多學而識入其中也亦近乎約由凡之說則朱子始終未離乎多學而識之見而已然爲能尊朱子者耶承蒼今年五十凡亦且四十將欲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度已難矣六經孔孟之書少而習之宋儒之精言漢唐以來史冊所載治亂得失是非賢不肖之梗槩畧已過目竊謂自今以往姑務先立乎其大者於人倫日用間

隨分自加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漸至乎踐履篤實之地。常役有暇。則益讀有用之書。為涵養充拓之助。用力若此。亦庶乎其不悖於道也。不識吾兄能俯從之否。都中朋友絕少。自李穆先歸後。惟日與君家二登話此。孫侍郎亦言為學當以陸子為準式。一二前輩持之尤堅。豈非所謂此心同此理同者耶。所示別紙。條析奉報。如兄同不謂然。願惠書明白言之。以警愚妄幸甚。承務再拜。

別紙附

來教云、充其所見數句。何嘗不的當精切。但恐本原之地差却。則所謂見所謂推。所謂著察總一。皆自有其指歸。譬如認賊作子。其撫摩鞠育。殆亦無以異於己子。即禪家行住坐臥。都不放空。亦何嘗不自謂行習著察。

承欽詳案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晝。益著益察。日躋於
純一之地數句。皆依孔孟以立言。知孔孟之指歸。則知陸子
之指歸矣。謂之的當精切。何從致疑。如謂本原之地有差。則
當明言其差處何在。恐未可以莫須有三字定案也。

來教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以下無數此字。皆指心而言。
故下文即引心逸日休以明之。孟子所謂得者得此理也。
今云得者得此也。是以心得心也。文理難通。善與義自有
事實在。今云積此集此。則與寂守其心者何以異乎。

陸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
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
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
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此天之所

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此字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故下文推廣其意。八此字。皆指理。不指心。引書二句趨重德字。其意甚明。後一篇答曾擇之書則曰。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又曰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合觀之亦可以瞭然矣。以心得心。自是吾兄誤解。積心集心。雖三家邨學童。無此文義。陸子殆不爾也。羲見羅整菴集中發此論。故斷其未見陸子全書。陳建則謂只用一此字。從來文字無此樣撒。不知象也者。像此者也。文也者。效此者也。易固有之矣。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造次顛沛必於是。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形狀。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

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此箇樣樣陳建曰
能知之。陸子未曾言心。猶有寂守之疑。若朱子曰中庸首天
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
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
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蔡九峰受朱子之命作書集
傳。其序始終言心。吾輩又當如何罪詞耶。

來教云。自有諸已。至其爲物不貳。始終求之一心。所謂易
簡工夫也。

詳觀陸子此段。即不見一心字。有諸已以身言。寬裕溫柔十
六字以德言。若因其引用中庸不誠無物。遂以爲求之於心。
則是于思語先有病矣。所謂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
由原泉混混而至於不舍晝夜。其見得此理至易至簡。可久

可大吾兄稱之。豈虛也哉。
來教云。自學問固無窮已。至末云端緒得失則當早辨。又云於其端緒知之不至。又云學未知至云云。皆以為學當求諸心。所謂以知知本為知至也。人情物理一段。講明明將格致知抹煞。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又已將學問思辨駁倒。
來教又云。一篇大意。不過謂學只宜求之於心。格物致知。學問思辨。皆其外皆其末。無奈大學首格物。又中庸又有學問思辨之目。故不便直言抹煞。是以其言繳繞屈曲。左遮右掩。蓋亦自知其難通矣。
詳觀陸子此段。凡六百七十言。惟先覺不作。民心橫奔。及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兩見心字。前後大旨。俱不言心。其曰學

而圖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背向可以立決也孔子之所謂志於道子思之所謂入德格物致知程子以窮理言學問思辨中庸以擇善言皆是意也彼以浮文相熒惑信聖言爲蓄德者不可謂之學問思辨恥一物之不知者不可謂之格物致知陸子駁之豈得爲過陸子生平恪守經訓從未敢增易一字何至有抹煞之疑凡謂大學首格物極是而朱子欲補敬字在前又加窮理二字於格物之上以存心易格物字於大學正文旣竄易其章句復補作格物致知傳似以聖人之言爲未當而附益已說此則承蒼之所不能無疑者也不事見聞而尋求之於一心陸子從無是言亦無是意言虛無言寂靜尤其所斥皆人譏陸子不出此數端皆與陸子之學相反者也格物致知學問思辨陸子欲人常自此

入手與趙詠道書言之尤詳。特不爲訓詁之學耳。竊觀吾兄之意。乃直以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功。耑在讀書考古愚謂此特其中之一事。而必以切於人倫日用者爲先務。朱子集中亦嘗有是言。至若朱子教人。且多讀書。以爲撞來撞去。或可撞着。此恐是一時之誤。未可據爲路頭。眞若於教說之中。擇其一說之是者。篤信而固守之。亦朱子所以事程子之道也。商之如何。

來教云。只一存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即是主宰。象山所謂此理。亦是昭昭靈靈之心而已。此只一存字可明。如佛氏之明心見性是也。若此理之具於吾心。而散於萬事萬物者。非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何以能明。孟子言君子存之。如下文明物察倫。行仁義。惡旨酒。好善言。是多少工夫。亦

不是空空存是以夫子之聖猶好古敏求。顏子之賢猶博文約禮。不是一存字可了。孟子亦有求放心之說。益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程子亦有存久自明之說。所謂自此并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今象山乃謂明得此理。即是主宰。是欲將此心之昭昭靈靈者為作用看。儒子一段。可見異乎孟子伊川之言矣。

此篇因曾擇之將存誠持敬合說。而陸子折之。以為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是後來杜撰。故引易閑邪存誠。以明存誠字之所出。因云。不但言存誠可。即言存心亦可。故引孟子存其心之說。又云。不但言存心可。即單言存字亦可。故言已嘗以存名齋。而引孟子君子存之。雖有存焉者寡矣之說。遂申之曰。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謂雖不言存誠。只說存

之一字。自可使讀者明得誠之理。是解書。不是論爲學工夫。下文云。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眞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明得此理。即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效。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即固執篤行之效。初不說空空存陸子言經。況自言心。心可謂之昭昭靈靈。理不可謂之昭昭靈靈。是與陸子之言異也。蓋志氣清明三句。恐有語病。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必已嘗學問。能求放心者。始克臻此境地。以朱子大學之訓求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乃知至之事。從事於學問。乃格物之事。今曰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則是知至而后可以格物也。然乎否耶。朱子求放心節註。謂可以上達。兄謂可以從事於學問。直以從事於學問爲上達。是與朱子之言異也。程子曰。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何待窮

崇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語本不遠。義亦微別。今升舉之。似以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釋自明二字。是與程子之說異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曰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是與孟子之言異也。孺子入井一段。雖言心而怵惕惻隱之根源。則是理。孟子知皆擴而充之知字。正欲使人明得此理。今以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為非。是又與孟子之言異也。此理之具於吾心。而散於萬事萬物者。一語尤與程朱之言不合。由此觀之。見之博學審問則得矣。其於慎思明辨之功。得毋尚未盡耶。

佛氏明心見性之說。蓋謂明得心。即見得性。吾儒所謂性。只是仁義理智。佛氏棄人倫滅天理。其所謂性者非也。既失其

性。則所明者不過空虛寂滅之心而已。亦非吾儒之所謂心也。此處爭道理、不爭字面。朱子謂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明明之也。具衆理應萬事。非心而何。程子謂明諸心。知所往。則明心二字亦可不諱矣。何獨於陸子之言心而必言理者。反呶呶然議之乎。人見其不言心而專言理也乎。

陸子未嘗言一存字可了。然聖賢之學。則確是一存字可了。但有自然勉然之分耳。兄試將孟子本文。及程朱全集議論。反覆玩味。再向自家身心上切實體認一番。自當知之。尹氏存天理之說。本自程子。陸子謂明得此理。即是主宰。大意極合。兄每見陸子說理字輒不喜。反似有取於理障之說。但不知捨却此理。更有何物作得主宰耶。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

心地爲本。又曰常常收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又曰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用功總閒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是非美惡亦不難辨。又曰、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此之類。却只說心做主宰。不說理做主宰。其與陸子之言是同是異。幸明辨之。

前見陸子與邵叔誼書有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遂疑此字指心言。此書有云。此理天之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著一理字。似可以釋然矣。今備舉上下文而獨截去此二句。豈一時檢點不及耶。易曰、修辭立其誠。吾輩不可不三思也。

來教云、心一也數句。是象山受病根源。故整菴闢之。心即

理也亦象山與李宰第二書中語然亦不必移易於此乃見其誤其曰歸一其曰無二其曰不容有二蓋象山之認心爲理已自十分明確無庸再費分疏宜其與考亭相齟齬其自謂伊川之言若傷我者夫豈誣哉嗚呼象山以過人之姿踐履篤實乃毫釐之差遂至謬以千里信乎學之不可不熟講也又云此心此理是一是二

此篇歷引孔孟之言而總斷之曰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其義甚明而兄謂陸子受病在此豈果以自古聖賢皆非一心自古聖賢之言皆非一理也乎謂自古聖賢之心皆一心故所言之理皆一理而即斥其認心爲理兄論陸子書如此誠無庸再費分疏也所舉答李宰書前已言之朱

尚不一之歎，實因朱子中年立說稍異。兩家門人復交搆間，是以不能無齟齬。迨陸子既卒，朱子未見其全書，故終不免疑為禪學而已。所論者，則無不與陸子相合，惟其精詣，如何以克紹道統之傳。此說甚長，不及縷悉。但舍朱子文可知之矣。陸子極尊二程，其有不合者，則以六經孔孟之言證之，不敢苟同。所謂伊川之言若傷我者，正可見陸子用功切實處。凡讀古人書，必以心驗之，以身體之，而不為浮文虛論。然亦未嘗顯駁其非，後學所以事前賢之道，固宜爾也。若朱子於伊川先生之言不合者，十常六七，務自立一說，以求勝於伊川先生，此亦中年學未純一之故。後來則無此病矣。心一心也，理一理也數句，整菴未嘗闢之，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則屢引用其說，想不以為謬耳。

此心此理。是一是二。願明言之。陸子曰。心皆具是理。恐未可將理字劃出向心外也。

來教云。仁即此心也以下。尤見象山宗旨。仁人心也。誰謂非孟子之言。按誰謂非三字微涉輕佻似有咎孟子多此一言之意 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語意與象山自別。此恐宜作題目入思議。此心此理。終是劃不開。只一滚說。未見分曉。四端雖具於心。同是一理。其實有四者之不同。深體認之可見。今渾而言之曰此理也。不知心只一心。理不一理。其認心為理。已可槩見。故引孟子良知良能以明之。而直揭之曰。此吾之本心也。此其所以成慈湖頓悟之非。而落姚江良知之窠臼。且此節緊要全在擴充二字。孟子欲人識其端而擴充之。今象山竟將此二字抹煞。其意不過欲証明此心皆同多

學而識之非。謂復其本心爲有事。爲積善爲集義此所謂易簡工夫也。其所謂一陽爲主於內者。亦不過以此心爲作用故曰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讓而讓此理也此與當惻隱時便惻隱。當羞惡時便羞惡。同一作用。白沙所謂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後之先一貫而後忠恕。以知本爲知至者皆此意也。不知仁義禮智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之於萬事萬物。非窮理格物極深研幾。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亦何由行習著察充其本然之善。以復其初也今以復其本心。便爲有事爲積善爲集義則是其所謂易簡工夫者。不惟將格物致知一層抹煞。其踐履篤實亦未嘗於人倫日用之間力加廣充不過冗守其心而已。按陸子十世同居孝宗稱爲滿門孝弟周益公判湖南帥府與人書曰對門之義如[illegible]備

吏解行之說理矣皆見周本集此等議皆不足信耶夫既不能窮理，又不能實致其擴充之功，只恃一心以爲作用，將吾心之全體大用有所未明，其行乎惻隱辭讓是非之途者，必至於顛倒錯亂，倡狂自恣而後已也。此象山之學，所爲悖於聖人而合乎禪宗。朱子詆之於前，諸儒闢之於後，又豈爲深文也哉。

孟子因當時之人，將仁字全說向外，故欲人反而求之，曰仁，人心也。本不是將心訓仁，人亦決無疑孟子將心訓仁者。延平所解，原屬蛇足。此訓詁之學，所以言愈多而理愈晦也。天下之理，析之則有萬殊，合之則爲一致。愛親敬長一段，由孟子惻隱之心一節而引伸之，正是即其分之殊以溯其理之一。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敬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今據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以仁之

文逆疑陸子認心爲理。則孟子程子孰非認心爲理者。凡人立言必有次第。陸子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一段。欲曾釋之。識此理之端。後二段方言擴充之力。前段歷舉惻隱羞惡是非辭讓數端。而總之曰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是以本體而言。後言復其初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是以工夫而言。孟子惻隱之心二節。先言本體。後言工夫。次第亦正如此。凡乃不究觀之。止據說本體處。即謂將擴充二字抹煞。曾謂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者。猶不可言擴充也乎。最後一段說擴充之功尤詳且盡。其曰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必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

是積善乃此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此乃所謂必有事焉此字緊承使此一陽為主於內四句暗對前段仁字並不曾云復其本心為有事為積善為集義復其本心正不容易其工夫在為仁為仁工夫在有事勿忘在敬在積善在集義積善集義者復之始無終食之間違仁者復之終所謂擴充之力孰有過於此者乎曾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者猶不可以言擴充也乎方論為仁工夫原不必追說到格物致知孔子告顏子止言克己復禮可見陸子與常人言故較詳密亦是胸中道理爛熟所言自然滲漉中間一段云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憚於廣狃其邪而憚於正狃其小而憚於大尚得謂智乎正欲曾擇之明得至善之所在如孟子言知皆擴而充之歸重知字格物

致知之道不外乎此。初未嘗林然格物致知一層踐履篤實是朱子稱陸子之辭。未嘗於人倫日用之間用力。則所踐履者何事。非加擴充何由篤實。見所云云似與朱子迥異。所謂行乎惻隱辭讓是非之途。必至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者亦果有徵乎。朱子有云聖賢已死。他憑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此言雖淺固宜服膺。見於陸子集。全不看上下文。與其言中之意。止摭取數字。輙據爲罪案而加以刻深之詞。以非言語間小小過差亦恐足爲心累也。朱子平日議論太多。自孔顏曾思而外。皆若有所不滿。不獨陸子而已。於孟子則謂其麤。謂其豪。才謂其英氣害事。謂學之無可依據。於二程子之言多所牴牾。謂伊川未能無我。節目尚疎。每事三說。決有兩說不是。程門弟子則槩目以禪學。嘗

云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又云、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龜山尤傳道所自、謂其做人苟且。謂其隨衆鶻突。謂其說道理無收煞、謂其氣質弱、延平語中年多不信之。屏山白水籍溪。雖親受業、亦皆斷之爲禪、同時如張宣公、則所與往還書詆斥甚切、其後南軒集多刪改以就己之說。呂成公則謂其杜撰。謂其看文字粗、謂其不理會經、謂其弊在於巧。此等言語皆宜善觀之。其於陸子、雖中年所見各殊、亦不失爲朋友切磋之道、厥後門人傳說宗旨。彌失其眞迷激而爲已甚之論。自言忿懥爲病、理或有之、及乎晚年道成德立、則有不[illegible]而合者矣、今觀朱子文集。疑陸子爲禪學者凡數條、不過[illegible]論上蔡廣平龜山之意、而其推尊陸子、則不在二程子下[illegible]

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又曰陸子靜表裏不二。又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腳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又曰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又曰子靜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觀此。則其立置陸子於張呂二公之上。章章[illegible]矣。今讀朱子之書者推崇張呂無異詞。即上蔡游楊諸公亦不因朱子目爲禪學而盡掀之。獨於陸子嘵嘵不已。豈朱子之心哉。識陸子。則以朱子所詆者爲詆。觀朱子晚年推論無不與陸子目合。又安以爲夫子解也哉。慈湖之於陸子。猶上蔡諸公之於二程。慈湖言頓悟。陸子不言頓悟。豈可追咎其師。陸子於門人。數稱傅鄧黃項諸子。而不及慈湖。嘗嚴其言一。責其習氣未盡而未亟

稱之旣薦之於朝又令學者從之遊。此必有說。慈湖書曾盡見之否。若止是困知記所錄。未足爲定論也。陽明之學。從朱子入。不從陸子入。故晚年定論一編。尚欲依附朱子。而顯與陸子異。至其門人王畿之徒。專欲從良知發用處。推致其極。以爲不待存養。不假窮索。則益悖矣。然考其全錄。提唱致良知三字。在正德辛巳以後。立論過高。學之恐有厭下學而希上達之病。若前此所守。極正。人品事業。卓然爲明代第一人。儒者思爲有體有用之學。固當奉爲標準。吾輩今日果能從聞見上用功。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一言。自當遵守。凡古人言行。即有未盡善處。須詳思其所由然之故。一一中說出來。庶不失爲先明正大胸次。如全不覩其是者。只聽他人口吻。奮然隨之叫號嫚罵。無論古人品地有定。不易壓倒。縱令能壓

例古人亦於自家身心何益耶。願吾兄之熟講之也。

仁義禮智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之於萬事萬物二語。似爲創論。雖字字實字。更太露低昂。嘗聞先儒之說。以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皆統具於吾心。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今但謂理具於心。而散之於萬事萬務。循近心爲太極之說。然已是將內外截然分開。不知吾心之理。如何將來散與萬事萬物。萬事萬物。俟將何人心中之理。去散給他。既散之後。吾心所具者尚餘幾何。後來又如何收取些轉來。皆要研索。若仁義禮智之理。孟子固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豈可謂散之於萬事萬物。告子以義爲外。孟子闢之。荀子以禮爲外。程子闢之。如吾兄所說。則是仁智之理。亦散之於外也。可乎。不可耶。朱子大全集。偶不在篋中。未能盡記。第以理推之。知

其必無此語。若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足以管夫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於一人之心。則與見所言者。自不同矣。非窮理格物數句。亦微有語病。窮理格物。朱子言之。今續極深研幾一句於下。似以窮理格物四字為未足者。恐非朱子本意。又於極深研幾下。接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一句。似以極深研幾。猶是未嘗體驗者。恐非朱子知行相須之意。亦何由行習著察。充其本然之善。以復其初也。三句俱覺堆疊成文。恐不如陸子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等語。親切有味。前書精細明確。窮理盡性。精義入神。推勘入微。體驗切實。以至於融會貫通云云。尤意亦與此同。承荅學力至淺。方論陸子集。本不欲及此。但來敎多是泛論。惟此數句。說本體。說工夫。足見吾輩學問原委

所在故不得不奉商也心有體有用體立而用自行故其要在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程子曰存久自明陸子曰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皆此意也兄言惜一心以爲作用將吾心之全體大用有所不明祗是但尊意似謂讀書即是窮理依着書上之理做去即是擴充求益則謂讀書考索義理亦是存心之事故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子夏以爲仁在其中心愈存則愈明擴充只是將心中本明之理推廣出去使滿其量若此心不存止靠書本上所明之理究竟與心不相浹洽一些本體也算不得行之於外必有顛倒錯亂之患鄙見如此未審是否伏乞高明誨之

來教云此書言致知明善所謂致知明善者在先知開端發足之大指所謂大指蓋亦可知矣　與胡季隨書

陸子曰、誠身之道在於明善。然則明善。即其大指也。來歎云、此書言格物知至矣。其所謂物格知至者在乎自疑自克而謂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已私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此不過欲人以所學以從已之說。即爲自克。即爲物格知至。與聖經所言物格知至者異矣。

陸子曰、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洵是過來人語。吾輩能實下工夫、自知之矣。又曰、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此解克己復禮而大旨則爲荊公而發。不必以深刻之意求之、

聖經所言格物畢竟如何、若今日時文所說。質之五經孔子

孟子之言、及漢唐史冊所載諸儒議論。有一處相合者否、乞以見教。

來教云、此書以識路頭爲知止、但恐路頭一差、定靜安慮。一齊差却。學於古訓有獲、今云知止則於古訓如歸吾家、如入吾門。先說約而後詳說。先知至而後物格、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陸子言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路頭者行之始、所至止者行之終、未嘗以識路頭爲知止也、不識路頭則豈識得便不差、下云集義由仁義、路頭若此、庶乎其不差矣、則此書又言不知所止。豈能欽厭止哉。不欽厭止、豈能安汝止哉、爲學先後次第、論之極明、恐不如吾兄所識、下文言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

矣。以見人患不能知所止。誠知所止。則書冊中之理無不可通。非謂先知止而後讀書也。然程子謂今人不先明理義。不可治經。則讀書亦非可漫然者。兄鄧文範是問讀易之法。易與他經不同。讀易之法。又與記誦訓詁不同。孔子晚而學易。即謂在知止後。奚不可耶。書言學於古訓。乃有獲。不是讀古訓在獲。今人不明學字之義。故以多聞多見爲博學。學字之義明。則於朱子陸子之書。無難解者矣。又陸子此書。言往訓不言古訓。古訓則可專指經文。往訓則凡解經之書。如程子易傳之類。皆在其內。此等處亦未可草草看過。陸子全書。從無一字泛說也。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出於陸子門人所記。亦可盡信。但朱子有云。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頗與此意相似。至程

子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則又豈特六經爲然也哉。
來教云、此篇言學矣。然其大旨。則謂學當求師。伊洛諸賢。以師道自任。而所以道之非其道。蓋言物格致知之非也。故下言傳夫子之道者。不在游夏之文學。而在曾子之思魯。大約象山之文。縱波瀾浩瀚。縱橫出沒。而不離乎其宗。誠考亭所謂黠、脫下也。

陸子云、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其推尊伊洛諸賢可謂至矣。後則言當時之爲師者。不以其道導門弟子。非指伊洛諸賢也。格物致知。聖經首訓。陸子誨人。必本於此。孰敢以爲非者。但專以讀書考古爲格物致知。則大失聖經之意耳。游夏之文學。不能傳夫子之道。夫子爲子思擇師。獨在曾子。洵是千古絶識。諒在吾黨決無異詞。六經非一人之作。

孔子曾子子思門人始專輯其言。一聖兩賢。若合符節。孟子與戰國時、以好辯稱、其言尤爲縱橫變化。而皆不離乎其宗。良由理本同然。得之於心而宜之於外。自是不容有異。後來如濂溪明道所言。前後一轍。與孟子同。象山之書亦然。其氣象尤酷似孟子、若伊川之言、考亭議其未定於一。考亭之言。整菴議其未定於一。蓋其始也。求之於多、多則離矣。惟其晚而自悔。故卒亦無不一也。試思中無定見。孰能不離乎其宗者。此又可以爲象山病耶。至此篇行文明白條暢。初不見有晦暗處。黑腰子三字。乃禪家不通鄙語。朱子偶然稱引。問人遂筆之於書。可謂無識。吾輩復何爲數舉之耶。

來教云、此篇自任之意甚力。推倒伊洛諸賢。意中言外。皆詆訾考亭。然以聞見爲支離。而謂此心此理。我固有之聖

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明明與聖人多聞多見之訓不同。陸子曰、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蓋謂伊洛諸賢得聖人不傳之道於千載之後。而較夫親炙之者。不能如曾子子思之於孔子。私淑之者。不能如孟子之於孔子。推尊若此。後人無以復加。推倒之說。何爲而發也。朱子陸子皆以道自任。故朱子謂南渡後。惟已與子靜理會看實工夫。而我　朝安溪李文貞公。亦並稱爲百世之師。讀此書言外有不滿朱子之意。是則誠然。支離事業。鵝湖相見時。即

淳切言之。朱子與陸子書。則有葱嶺之戲。此皆朋友輔仁之誼。其後朱子闢陸子敎人讀書。陸子闢朱子書冊埋頭之歎。則彼此交相喜悅。其心事光明正大。至今如見。豈世之面是心非者所可同日而語耶。我固有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皆孟子語。豈宜用爲訾議。至謂與聖人多聞多見之訓不同。承蒼則未敢默默。攷諸論語。聖人固未嘗以多聞多見爲訓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以爲讀古人書。苟不能擇善。則多聞適以滋惑。而不得爲知也。多見而識之。所見者。或列國之時政。或鄉大夫之行事。孰善孰否。不容顯爲別白。則但識之而已。不可遽從也。如是其精且愼。然僅可語於知之次。則知之上者可思矣。子張學干祿章。則恐其溺於聞見而遂不免於尤與悔也。故敎之闕疑殆。敎之愼言行。以爲徒恃其多

聞多見鮮不爲言行之累也。朱子謂救子張之失而進之於爲得旨。夫子語子貢則以多學而識爲非。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若言博文則在於約禮。謂之亦可弗畔。若曰苟不約之以禮必且畔於道。所以爲博學於文者戒也。聖人之意。不既章明較著矣乎。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又曰大凡學問知之聞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又曰、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千百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又曰、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上蔡記誦博識。則謂其玩物喪志。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則曰某甚喜此論。世之

學者大槩在此。其解大學則曰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而只務觀物理迂然如游騎無所歸也。其解論語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釋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程子之教人又如此。宜無不可遺者。故謂聖人以多聞多見爲訓。特俗下講說之誤。非朱子之言。亦非知學者之言也。

一來教云、以義利公私判儒釋。此只在形迹上說。可知向上一層。未曾撥轉。安得不是葱嶺帶來

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又曰、天地之道。至公而已矣公則爲義。私則爲利。以此判儒釋。其理極精。其言最盡。兄謂其在形迹上說。向上一層。尚未撥轉。竊所未喻。從來論儒釋

者。皆謂上一截同。下一截異。故猶有欲學其上一截者。陸子則謂儒者全是公與義。釋氏全是私與利。自始至終。自內至外。無一不異。直是判得斬截分明。使人無可躲閃處。又言吾儒之道。乃是天下之常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又言釋氏視吾詩禮春秋。何啻緒餘土苴。吾儒求道當以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孟子之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為標的。惟其學一以聖人為歸。故於異教毫無回護如此。而猶目為禪宗。是何啻以薰為蕕。以白為黑也。朱子當日聞人言陸子不教人讀書。又未盡見其論著。是以不能無疑。葱嶺之譏。雖不當。要不害為朋友責善之道。然陸子輪對五劄。現在集中。皆齊治均平之論。雖善毀者不能指其句

爲禪也。吾輩生六百載後。各有心目。開卷瞭然。寧不知朱子之服膺陸子。實在張呂二公上。而徒據此一言。盡沒其平生相敬之實。非惟不知陸子。亦豈得爲知朱子者哉。

來教云。無形而有理。豈不分明。不知何故費許多唇舌。得毋未免於執已好勝之譏乎。

無極之辨。當以陸子爲正。雖仇視陸子如羅整菴。且無異詞。以吾見之博學詳說。亦不能別置一詞。是可以見此心此理之同矣。朱子嘗曰誤信其說出於周子。又見已所作註已行於世。其論太極之理。果如所解。亦足有功後學。故不能割捨而重爲之詞。然無極太極。在作圖者實作兩層解。今欲渾而爲一。不免遷就牽合。述乎晚年語及無極者絶少。其門人亦罕言之。想師弟間必有定論。吾輩今日亦何必曲爲之迴護

耶。六經孔孟之書。不言無極。惟老莊言之。通書不言無極。二程所論至多。不言無極。上蔡廣平龜山以逮豫章羅氏。延平李氏。皆不言無極。朱子發謂傳之陳希夷。今華山現刻有希夷無極圖。鑿鑿有據。設令表章太極圖說者。始自陸氏之徒。不知後人當如何横議。以爲崇尚虛無之謬說。今獨無奈其出於朱子耳。宋史所載。本是自無極而爲太極。後來朱子定作無極而太極。稍覺圓渾。亦未落抑子厚所云。無極之極爲更超也。凡於朱子兩書。獨取無形而有理一句。洵爲有見。但以鄙意觀之。本文兩極字。是一樣。朱子用一形字一理字。已是分作兩樣。且彼爲是說者。必自以爲造語精妙。今但曰無形而無理。殊覺籠統淺近。絕不見有着實處。未有此說以前。孰疑太極爲有形。爲無理耶。朱子曰。太極者。猶曰舉天下之

至極無以加此云爾。語意何等鄭重。有理二字語意何等輕泛。並提而論。已是迥不相侔。謂之分明。未敢信也。陸子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宜以無極加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不言無神。言易無體。不言無易。此言平允。斷不可易。試平心思之。

承蒼條具鄙說如右。大抵皆因來教所及。略爲分疏。至於朱陸合一之實。猶未敢極論。亦恐驟論之。吾兄終不見信也。願更取朱子大全集。平心觀之。而無以先入之言相捍拒。則自見之矣。承蒼與兄皆自齠齔以來。誦習朱子之教。曷敢少違。昔閱明代諸公。多所詆訾。不勝切齒。即見困知錄。閒有異議。亦爲慼然。十數年間。寢食於朱子之書。確然見其晚年立教。多與陸子相合。朱子始終未見陸子全集。非故屈己意以從

之益見道愈明則其言自不容不一耳今必據朱子中年之說。力排陸子。則凡說之合於陸子者。勢不得不覆匿之。而徒以教人多讀書爲朱子一生究本。即如勉齋所作行狀。凡萬五千言。於讀書講學娓娓詳之。至其存養踐行。止用輕筆帶過。總欲處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illegible]者所以成始成終也云云。亦不免截然分爲三截。[illegible]諸[illegible]躬行不外以程後子是謂將不可併作知之事並與窮理爲一語不相似反覺聖人一[illegible]學。專在陸子。而朱子之深造自得者。終不復明。後之[illegible]者。將何所據依以爲入德之自耶。承蒼不揣愚昧。[illegible]非敢祖護朱子。實欲天下後世共知朱子之學。由[illegible]所以能集諸儒之大成。而其晚年教人。則諄諄以求放心尊德性爲先務。不欲學者困於聞見之支離。庶幾有志之士。弗迷其方。得以自進於

斯道而　國家亦收人才之實效。此其用意誠迂。然於朱子之教。則可謂不悖者矣。頃見孫臨泉言今日非無通經博古之士。特患其心騖外狗私。不得其正。惟陸子之言可以藥之。斯誠大君子維世植教之盛心。第於朱子深處。似未見得分明。吾兄之意則專欲推崇朱子。惟恐陸子之說得以並駕於其間。而究其實亦未免淺視朱子。故敢以區區之說進。乍聞之必有牴牾。第念此事非一家私言。必相與往復體究歸於至是。乃為不負先儒公務。有暇幸望諄切指示。無效昔人門戶之見。徒以空言相詰責也。承示於朱子之書。惟格物致知補傳。疑其未定於一。無極三書。頗信陸子。其他則皆洞悉其指歸。中心悅服。前舉其議論先儒之言。特欲明朱子於任道諸賢。皆有評隲。其議陸子。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耳。雖語氣

稍覺繁重非敢綦揚朱子之短也伏惟亮照
篇編修又嘗言程曈閑闢錄後云謂朱子反身入德有資於陸子之言初不害爲朱子之大程曈必反覆緣飾以明其不然是謂朱子無取焉之显矣說朱子跋鹿洞講義悅之至服之誠亦云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惡有責他人信從而已獨不然者耶凡人稍知求道即無迷於榮利之理程曈僅以不迷於利稱朱子所以視朱子者過淺朱子於義利之說固不待見陸子而後有聞第未深察夫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如此之甚遂不免以爲易曉而忽視之平時講論平所發明及聞陸子之言始竦然動心已耳程曈言朱子前此已能察於義利歷引其言以証之本爲無謂然所舉張南軒文集序則作於淳熙甲辰在鹿

洞會講後三年。正因陸子之言。而愈服南軒此言之切要。白鹿洞賦未審作於何時。考朱子年譜。已亥三月赴南康軍。十月剏白鹿洞書院。數月告成。當在庚子之春。是年十一月始作臥龍菴。與呂伯恭書云。有意爲記臥龍山居。此固幸甚。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爲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則是將白鹿洞書院記猶未具也。次年辛丑正月始得伯恭所作記藁。往復商榷。未即刻石。而陸子之來南康。即以二月。今觀白鹿洞賦自註云。事具呂伯恭書院記。然則朱子此賦。安知不作於三月任滿。從容無事之時。而所云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非即因陸子喻義章口義而引伸之者耶。白鹿講會感興二詩。所作歲月未可詳考。但感興詩編次與和陸復齋詩相近。和復齋詩實辛丑午會陸子

安公時補作也。故有別離三載之句。陸子年譜可考也。朱子敗白鹿洞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今易谿為陵。白鹿講會次卜丈韻。易卜為方。卜乃人姓。故云次韻。朱子別有次卜掌書韻詩。易為方丈。則不可通矣。引南軒文集序。增出擴前聖之所未發二語。此皆無關大要。然亦可見程曈於文理字義尚未通曉。而欲議前賢學問之旨歸。豈不[illegible]